

##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校订补正

段观宋

(东莞理工学院 文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内容摘要: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是近年来对敦煌写本诗歌进行全面而系统整理的巨作,但在文字校勘方面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本文拟从这些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校订;补正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4106(2011)01-0117-04

## Collation and supplement for Dunhuang Shijicanjuanjikao

DUAN Guanso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Dunhuang Shiji Canjuan Jikao (敦煌诗集残卷编辑考) of Mr. XU Jun is an outstanding work in recent years that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collates the Dunhuang handwriting poems. But its views on some items such as recognition of the originals, collation of the words and characters are to be discussed. This paper is a further research on this items.

**Keywords:** Dunhuang Shiji Canjuan Jikao, Collation, Complement.

中华书局 2000 年 6 月出版的徐俊先生《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以下简称《辑考》),对敦煌写本诗歌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辑考》中的校订、考证、论述,既是对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又多发前人所未发。不过,任何著作都很难完美无缺。书中标明“俟校”或“(?)”之处颇多,失校、误校之处亦复不少。张锡厚等先生虽曾进行过商补,但仍有遗留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对前贤商补未及或失误者略事校订补正,非敢自矜于一鳞半爪之得,

实愿与同道共同探讨。为节省篇幅,文中所校诗句及引证《辑考》的诗句,都不写明标题,而直接标出其页码、行次,页与行之间用“·”号隔开。《辑考》的校勘,简称“徐校”。

**158·倒 3:**君恩不惜便衣处,妾貌应殊画辟中。按,作“便衣”不可解。“便衣”当校改为“更衣”,“便”为“更”之增旁字。《敦煌变文集·叶静能诗》:“皇帝曰:‘便有何法?’”(226·14)句中的“便”,潘重归先生即校为“更”,是其例。《史记·外

收稿日期:2009-10-17

作者简介:段观宋(1953—),男,湖南茶陵人,东莞理工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戚世家》：“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后世遂以“更衣”借指宫女，例如：南朝梁简文帝《执笔戏书》诗：“夜夜有明月，时时怜更衣。”唐王建《宫人斜》诗：“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君恩不惜更衣处”之“惜更衣”，正犹上引《执笔戏书》诗中之“怜更衣”，意为不怜惜宫女。这两句是王昭君所发的感慨。下句之“辟”，徐校：“《补全唐诗拾遗》作‘壁’，俟校。”今按，当以作“壁”为是。这里借“画壁”代指画像。

189·倒2：法王契理青莲喻，多君瞻仰白牛前

按，这两句骈偶，而“多君”与“法王”不相对偶，且不词。“多”当为“名”之形讹。“多”、“名”俗写草书甚相似，故易致讹。“名”则为“明”之音讹，“明君”与“法王”对偶。“明”讹作“名”，敦煌写本中习见，例如《辑考》157·11：“对策圣明天子喜。”徐校：“明，甲卷作‘名’。”例多不备举。又《辑考》204·3：“多君莫不推才杰，欲奏平戎（戎）赴天阙”句中的“多君”亦当为“明君”之讹。

205·5：使妾元来不相识，岂见中途怀若悲

按，“怀若悲”费解。“若”当为“苦”之形讹。敦煌写本中，“苦”、“若”往往相乱。“苦”误作“若”者如《辑考》238·1：“一身苦兮何足嗟。”徐校：“苦：原卷、庚卷作‘若’。”《敦煌愿文集·愿斋文》：“诸苦不侵，功德圆满。”（321·11）校记：“苦……丙卷写作‘若’。”“若”误作“苦”者如《辑考》546·6：“苦是今时学道流，千千万万忍（认）门头。”《敦煌变文集·太子成道经一卷》：“苦犹灾难之时。”[295·5]两例中之“苦”，即为“若”之讹。例多不备举。

210·倒1：生不是口上，灾杞（？）迷日多。汀马连霄（宵）被，鸣弦彻晓章（歌）

按，这几句，张锡厚先生据敦煌写本校录为“生不是然生，灾犯迷日多。汗马连宵被，鸣弦彻晓张。”<sup>[1]</sup>笔者认为，校补阙字为“然”，校改“上”为“生”、“汀”为“汗”，皆近是。校改“章”为“张”，虽句意可通，但出韵，似误，徐校可从。歌者非指“鸣弦”，乃是戍卒。而校改“杞”为“犯”，则大误。“灾犯”仍不词。今按，“杞”或“犯”皆当为“危”之讹。“危”音讹为“桅”，“桅”之烂文则形似俗写之“杞”或“犯”。“灾危”一词古籍中常见，如晋·葛洪《抱朴子·勤求》：“（世）咸知笑其不避灾危，而莫怪其不畏实祸。”到近代该词还可见使用，如《西游补》第十回：“西方路上有灾危，偶在青青世界躲。”《辑考》中也还有用例，如800·1：“祇凭香火力，消得

国灾危。”“连宵被”费解。“被”当为“备”之音讹。“备”讹为“被”，敦煌写本中十分常见，不烦举例。

273·4：终日纯放轻薄，贪食恰如饿鬼

按，“纯放”不词，当为“纵放”之讹。盖“纵”音讹为“總”，而“總”在敦煌写本中常写成“紕”，与“纯”之俗写草体甚形似，故又讹为“纯”。《敦煌变文集·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三）》：“无有女人，紕是男子。”（475·12）其中“紕”字，启功先生即认作“總”，蒋礼鸿先生则认作“纯”<sup>[2]</sup>。这表明“總”、“纯”二字在敦煌写本中极易相混。“纵放”犹放纵，义为不检点，与“轻薄”同义连文。“纵放”用为不检点义，古籍中常见，如《后汉书·朱穆传》：“冀不纳，而纵放日滋。”《封氏闻见记·查谈》：“近代流俗，呼丈夫妇人纵放不拘礼度者为查。”

296·8：汧流括，古树攒，陇返（坂）高高布云族  
徐校：括：《总编》作“活”。

按，当依《总编》作“活”为是。《说文》：“活，水流声。”《广韵·末韵》读为“古活切”，与“括”同音，释其义亦为“水流声”。“云族”费解。“族”是韵脚字，与“木”相韵，当为“簇”之省旁字。《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一）》：“分分空里弦歌闹，簇簇云中锦绣塼。”（542·15）“簇”亦与“云”连文，可证“云簇”无疑义。

321·倒4：振翩朝金殿，磨霄谒相衙

按，“磨”当为“摩”之音讹。《广雅·释詁三》：“摩，近也。”“摩霄”谓接近云霄，以喻拜谒宰相。敦煌写本中，“磨”、“摩”二字常互讹，《敦煌变文集·八相变》：“项背圆光，紫摩（磨）金色。”（334·7）又《韩朋赋》：“遂即磨拂其身。”（141·6）“磨”字丙卷即作“摩”，下文“即将磨拂顶上”之“磨”亦同。

437·倒5：篇篇（翩翩）黄鸟处幽溪，意欲千桥丙未齐

按，“千桥”当为“迁乔”之音讹。《辑考》296·6：“黄莺现见千（迁）桥（乔）木。”“迁乔”亦写作“千桥”。“迁乔”义为迁往高处，与“乔迁”一样，为古代常用词。例如：南朝梁·刘孝绰《咏百舌》：“迁乔声迥出，赴谷响幽深。”唐·李峤《莺》诗：“写睨清弦里，迁乔暗暮中。”唐·孙长胤《清明》诗：“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丙”字，《尔雅·释鱼》云：“鱼尾谓之丙。”郝懿行义疏：“鱼尾歧，与燕尾同状，如篆书丙字。”今按，诗句中之“丙”当指羽翼，乃其“鱼尾”义之引申。

438·11:欲寻春院外,光向衙罗中

按,“光”当为“先”之形讹。敦煌写本中,“先”、“光”常互讹,例如:《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老臣监监,光呪我国。”(20·13)又《韩擒虎话本》:“有光锋马探得萧摩呵领军二十余万。”(200·1)此二例乃“先”讹为“光”。又《茶酒论一卷》:“今日各须立理,强者先饰一门。”(267·4)此例则是“光”讹为“先”,戊卷“先”字即作“光”。“衙罗”不词。“罗”当为“署”之形讹。“衙署”即官署,明·沈德符《野获编·内阁二·藉没二相之害》:“迨江陵藉没后,此第又入官为衙署矣。”清·袁枚《新齐谐·梁朝古冢》:“衙署旷荡,每夕人语哗然。”此即其例。

440·8:自根(恨)家严切,偷怜不尽清。公官会有日,努力避风声

按,“清”当为“情”之音讹。敦煌写本中,“清”、“情”常互讹。例如《辑考》12·2:“调古神情(清)风自高。”《敦煌愿文集·愿文范本等》:“冀情六府。”(3·倒4)校记:“情,乙卷写作‘清’。”“公官”不词。“公”当为“分”之形讹。两字之俗写草体甚相似,故易致讹。“分”读去声(第一字平仄不论),“分官”指职分、官职,这里活用为动词,为得到官职的意思。《辑考》582·倒2:“粤在古者(昔),分官厥初。刺邪矫枉,非贤勿居。”此例中的“分官”亦活用为动词,为设立官职的意思。

633·7:皆晓不看侵(?),终年坐製(? )屏

按,“侵”疑为“经”之讹,待校。“製”当为“𦨇”之形讹。《龙龕手鏡》:“𦨇,音牒,重衣也。”引申为重叠、折叠义,与“牒”义同,故二字在敦煌写本中可换用。例如《敦煌变文集·捉季布传文》“典仓牒纸而吮笔”,丁、庚卷“牒”即作“𦨇”。然则“𦨇屏”亦即“牒屏”,指可折叠的屏风。南朝梁·简文帝《谢赉碧虑棋子屏风启》:“垂赉碧虑棋子屏风二十牒。”此例之“牒”虽为量词,但“屏风”之所以称“牒”,正表明其可以折叠,这也证明“牒屏”或“𦨇屏”之为词,理据确凿,可以成立。《辑考》741·2:“宝箏红袖拂,香褥翠屏遮。”由此知“坐𦨇屏”指坐于卧室内。

653·5:未季何时疾,轻微免着床

按,“未季”不词。“季”实为“委”之偏旁互易字。“委”为“知”义,系唐宋俗语词,《辑考》中亦有用例,如714·2:“人回忽得信,具委书中情。”例中之“具委”即全知;又665·3:“未委夫人问何义。”此例则正作“未委”,义即未知。敦煌写本中,偏旁“子”、“女”常互易,例如《辑考》271·倒4:“扫邪

徒,汤(荡)妖孽。”“孽”字的“子”旁就换成了“女”旁;“委”讹为“季”,则是“女”旁易为“子”旁。《敦煌变文集·秋胡变文》:“未季(知)娘子赐许已不?”(155·3)句中之“季”亦为“委”之偏旁互易字,原校作“知”,非是。

665·1:玳瑁案前叠玉练,珍珠帘外磔余(馀)律(沥)

按,校改“余律”为“馀沥”,误。这两句骈偶,故知“余”当为“金”之形残,“律”则当为“缕”之音讹。“金缕”与“玉练”相偶(该诗不讲究平仄)。《辑考》750·6:“翠羽珊瑚金缕裙,清歌时音世间闻。”《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一)》:“曜曜衣装白玉纹,遥遥宝衫黄金缕。”(550·8)可见“金缕”乃唐五代之常语。“磔”字极罕见,《字汇补·石部》:“磔,郎的切,音歷,出《篇韵》。”而未载其义。今按,“磔”与“叠”相偶,必为动词无疑;由其从“石”看,疑为捣击义,待考。

667·倒3:玉井休微忍草生,金园祥瑞觉花荣

按,“休微”不词。这两句骈偶,“微”当为“徽”之音近形似而讹。敦煌写本中,“徽”常讹为“微”,例如:《辑考》583·7:“谏语方间,因微(徽)自溢。”又771·11:“绕泉百匝腾空去,保王社稷定微(徽)猷。”例多不备举。《广韵·尤韵》:“休,美也,善也。”《玉篇·糸部》:“徽,美也,善也。”“休徽”为同义并列连文;《古今韵会举要·真韵》:“瑞,祥瑞也。”“祥瑞”亦为并列同义连文。二者正相对偶。

694·倒5:尽将田宅借邻吕(里),年復伶俜去乡土

徐校:年:俟校。《纪事》作“且”。

按,“年復”不词。该诗头两句:“负薪老翁住北州,北望乡关双泪流。”表明说话者早已离开乡土。因此,无论是作“且復”还是作“年後”(敦煌写本中“復”、“後”往往相乱),亦皆讲不通。“年”、“復”二字必均为讹字。今按,“年”当为“怜”之音讹,“復”当为“傷”之形讹。“怜伤”为哀伤义,施之于诗句中,句意既通畅无碍,也甚合于该诗语境。且“怜伤”一词为常用词,古籍中多见。例如:《后汉书·钟离意传》:“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殯殮。”晋·陶潜《拟古》诗之四:“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又,“怜”讹为“年”、“傷”讹为“復”,敦煌写本中颇多见,限于篇幅,仅就《辑考》各举一例:665·1:“可年(怜)夜脸带红妆。”125·3:“时伤紫庭魂。”徐校:“傷:原卷作‘復’……据乙卷改。”敦煌写本中,也

有“復”讹为“傷”者,如《辑考》739·8:“衣冠身外復何求。”徐校:“復:乙卷作‘傷’。”P.3211 王梵志诗《世间慵懒人》:“草舍元无床,无毡復无被。”“復”字 S.5441 即讹作“傷”。然则“年復”为“怜傷”之讹,殆无疑义。又,《辑考》440·9:“日能消百恶,见面怜復他。”其中的“怜復”,亦当校改为“怜伤”。

**697·倒 1:**祇缘孝行超羣与,枯杨今始再生黄

按,“与”字不可解,当为“异”之讹。《敦煌变文集·降魔变文》:“威棱赫奕精奇异。”(393·12)句中“精奇异”可作此“超羣异”之比证。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止、遇二摄字往往相混,故遇摄的“与”和止摄的“异”都可讹作“以”和“易”,如《辑考》235·2:“妾亦与君停玉趾。”徐校:“与:甲卷作‘以’。”又 471·倒 1:“闇冥昏迷流(留)与汝。”徐校:“流与汝:……丁卷作‘流以儿’。”又 236·4:“衣裳颠倒言语异。”徐校:“异:戊卷作‘以’。”又 238·4:“见说江南风景异。”徐校:“异:丁卷作‘以’。”又 633·2:“得道真僧不易求。”徐校:“易,原作‘与’,重出诗作‘易’,旁边注‘与’字。据重出诗校改。”又 654·4:“交河虽远地,风俗易(异)中华。”因此,“与”和“异”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音近,且二者之繁体亦形似,故“异”易讹为“与”。《敦煌变文集·祇原因由记》:“其一子名号善始,与宝严瓔。”(405·5)句中之“与”,亦当校改为“异”。

**703·1:**昨日蒙君一度恰,平明还作雨(两)般心

按,“恰”字不可解,且“恰”是仄声字,而依诗律,这里应用一平声字。今按,“恰”当校改为“怜”。“怜”为“憐”之俗字。宋人天和子《善谑集》有“方口尖口”条:“唐之进士有姓單者,就试有司,有司误书为‘單’。生诉云:‘虽则陋宗,然姓氏不欲为人所转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生曰:‘若不足辨,则台州吴儿县改作吕州矣儿县,可乎?’主司无以应。”这说明在唐宋时期,俗字方口尖口往往相乱。P.3724 王梵志诗《身体骨崖崖》:“傍边乾咽唾,恰似守碓狗。”句中之“恰”,戊二本即作“怜”。《敦煌变文集·王昭君变文》:“怜之三更,大命方尽。”(103·3)句中之“怜”,则当校改为“恰”。“恰”为唐宋俗语词,等待的意思。“恰之三更”即待到三更。《辑考》933·倒 2:“恰到黄昏男女怕,将知生死路何同。”此例之“恰”为等待义甚明。

**784·6:**一抱远戍杨(阳)关外,白髮逢秋未口归

徐校:阙字原卷写作“妨”,俟校。

按,依诗律,“抱”字当读平声,为“抛”之异体。《集韵·爻韵》:“抛,弃也,或作抱。”“妨”为“放”之俗字。“放归”一词,敦煌遗书中习见,《辑考》亦有例,如 701·倒 3:“巧能妙解边庭舞,直至平明莫放归。”又 848·8:“好客需留住,三秋莫放归。”“放”为唐宋俗语词,义为教、使。《敦煌变文集·庐山远公话》:“于是相公与夫人令善庆西院内香汤沐浴,重换衣裳,放善庆且归房中歇息。”(184·倒 1)句道兴《搜神记》“管辂”条:“你合寿年十九即死,今放你九十合终也。”两例“放”并教、使之义。

**789·倒 1:**“般若波罗自不多,谈空说道变娑婆

按,“变娑婆”费解。“娑婆”指“娑婆世界”,即人世间。“变”当为“遍”之音讹。敦煌写本中,“遍”、“变”常互讹,如《敦煌变文集·捉季布传文》:“朕缘争位遭伤中,变体油疮是箭痕。”(69·10)“变”字丁、庚卷即作“遍”。《敦煌愿文集·回向发愿》:“神变无穷。”(369·6)“变”字乙、丙卷即作“遍”。

**794·倒 5:**唾落烟陈(尘)气,山头玉月明

按,“唾落”不词。这两句骈偶。“唾”疑为“嘘”之形讹,“嘘”则为“墟”之音讹。“墟落”即村落,古诗文中常见,例如:南朝梁·范云《赠张徐州稷》诗:“轩盖照墟落,传瑞生光辉。”唐·王维《渭川田家》诗:“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宋·王安石《示张秘校》诗:“月出映沟坻,烟升隐墟落。”“烟尘气”与“玉月明”仍不相偶,“气”当为“起”之音讹。敦煌写本中,“气”、“起”常互讹。例如:《辑考》156·倒 5:“迷情颠倒起贪嗔。”徐校:“起:甲卷、《总编》作‘气’。”又 904·8:“心逾解脱镜,起(气)度涅槃津。”例多不备举。

**830·7:**飞者博(搏)青天,走者泥中爨

按:校改“博”为“搏”,不确。据上文,“飞者”指鸿雁,“走者”指蛤蟆。这两句为反对。“博”当为“薄”之音讹。《辑考》457 倒 5:“博(薄)暮愁看绕树鸦。”可见敦煌诗集残卷中“薄”可讹作“博”。“薄”为迫近义,“薄青天”即迫近青天,极言其飞得高,与下句“走者泥中爨”形成强烈对比。

参考文献:

[1] 张锡厚.读《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札记[J].文学遗产, 2005,(2):88.

[2] 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集校议[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90:258.